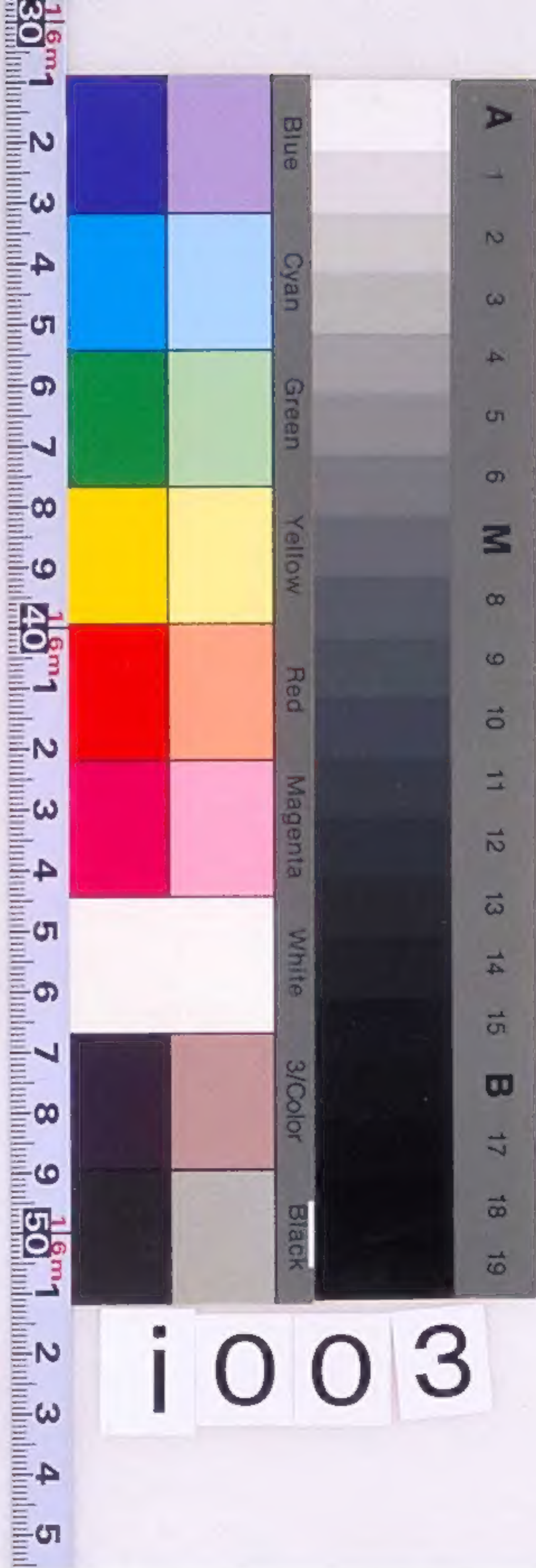


碧巖錄

卷一二

25
^
1

東京大学



宗門第一書

圓悟碧巖集

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

神暗花明十萬戶敲門處處有父應言



達磨廓然不識
趙列至道無難
馬祖日面月面
德山挾後藥也
雪峯大地如粟
雲門日分好日
法眼汝足慧超
翠岩眉毛在麼
趙易來西南北
唯列這粒虛預

黃蘗唯酒糟漢
洞山荅麻三斤
巴陵銀梳裏雪
雲門一代為教
之門荅倒一執
鏡清是羊裡漢
香林坐久成芳
國師作無縫塔
俱胝只豎一指
龍牙祥板蒲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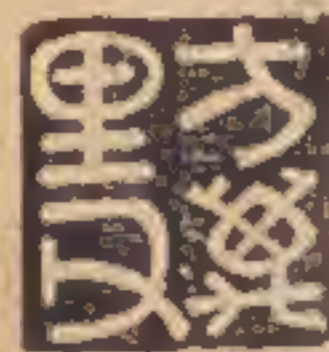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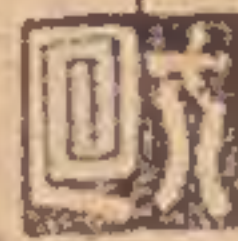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顯神妙
術其惟

雪竇禪師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令
不露風規秉烹佛煨祖鉗鉅頌出衲僧
向上巴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
牛難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有
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
人愍以垂慈剔抉源剖析底理當陽

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頭一串穿
來一隊老漢次第檢將按過須知趙壁
本無瑕額相如謗誑秦王至道實乎無
言宗師垂慈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
老婆其或泥句沉言未免滅佛種族薰
幸親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商編
鄙拙敘其本末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
叅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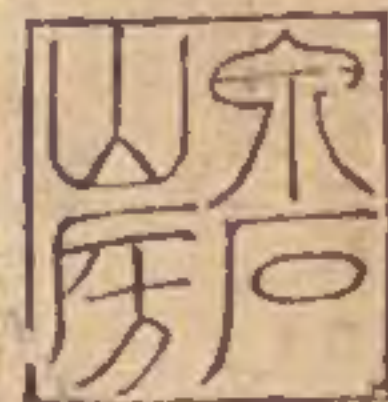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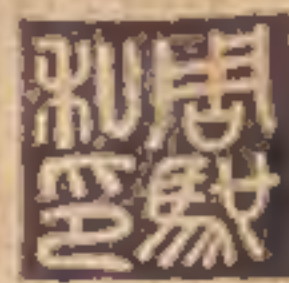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
自達磨至六祖傳衣始有言句
曰本末無一物為南宗曰時二動
拂拭為此宗於是有禪宗頌古
行在其徒有翻案法呵佛罵祖
無所不為間有得吾詩家活
法者然以謂第一義焉用言句

雪竇真國境之沙安心切大慧已一
炬丙之矣燭中張煒明遠燃死
灰復板行年所謂老沙安心切者
歟大德四年庚子甲月初八日
癸丑紫陽山方回萬里序



碧巖集者國悟大師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禪師乃
焚棄其書世間種々法皆忌執著釋子所歸敬莫如佛
猶有時而罵之蓋有我而無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已
徇物必至於失已夫心與道一道與萬物一充滿太虛
何適而非道第常以觀之能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
見求之於人而人語之如東坡日喻之說往復推測愈
速愈失自吾夫子體道猶欲無言而況佛氏為出世間
法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雖然亦有不可廢者智者
少而愚者多已學者少未學者多大藏經五千餘卷盡
為未來世設苟可以忘言釋迦老子便當閉口何至如
是叨天下之理固有不離尋常之中而超出於尋常

之教雖若易知而實未易知者不求之於人則終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則萬人之傑也太阿之効天下之利多也登山則裁犀豹之水則刺蛟龍人之知之盡於是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棄城而戰順風而揮之三軍為之大敗流血諸乎千里是豈可以一已之所能而盡疑之哉自吾聞有是書求之甚至嶠中張氏始更初末來謀於予遂贊而成之且為題其首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吉日王參休居士賜城周馳書於錢唐觀搗寓舍



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齟齬來東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歸空諸論果誰為之哉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於卷簾聞板堅指觸脚之際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來閉竿倒却之後才涉言句非文字無以傳是又不可廢者也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於唐而盛於宋其來尚矣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其用有三面譬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難明野狐之趣易墮具眼為之勘辨一

呵一喝要見實詣如老吏據獄讞罪底裏悉見情
款不遺一也其次則嶺南初來西江未吸亡羊之
岐易泣指海之針必南悲心為之接引一棒一痕
要令證悟如廷尉執法平反出人於死二也又其
次則犯稼憂深繫驢事重學奕之志須專染絲之
色易悲大善知識為之付囑俾之心死蒲團一動
一參如官府頒示條令令人讀律知法惡念才生
旋即寢滅三也具方冊作案底陳機境為格令與
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初何以異祖

形

師所以立為公案畱示叢林者意或取此奈何末
法以來求妙心於瘡紙付心法於口談點盡鬼神
猶不離薄傍人門戶任喚作郎劍去矣而舟猶刺
兔逸矣而株不移滿肚葛藤展問千轉其於生死
大事初無干涉鐘鳴漏盡將焉用之烏乎羚羊掛
角未可以冠述求而善學下惠者豈步亦步趨亦
趨哉知此則二老之心皆是矣圓悟頤子念孫之
心多故重拈雪竇頌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
毀碧巖集釋氏說一大藏經末後乃謂不曾說一

字豈欺我哉園悟之心釋氏說經之心也大慧之
心釋氏諱說之心也禹稷顓子易地皆然推之輓
之主於車行而已爾來二百餘年嶠中張明遠復
鐸梓以壽其傳豈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數乎然
是書之行所關甚重若見水即海認指作月不特
大慧憂之而園悟又將為之去粘解縛矣昔人寫
照之詩曰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應欲
觀此書先參此語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書

杭州北橋北街東嶠甲張氏書隱印行

宗門第一書

園悟碧巖集

碧巖集標的宗門真霧海之南針夜途之
北斗也一炬之後善刻不存今多方尋訪
得成都大聖慈寺白馬院趙六師房真本
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

○柳暗花明十萬戶。敲門處處有。應言。

與江浙諸禪刹所藏本參攷無訛敬繡梓
以壽其傳得於希有發於久秘園悟法
了然目前向上機關頭頭是道具眼幸鑒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師住澧州來山靈泉禪院評唱

雪竇顯和尚頌古語要

垂示云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工
明三目機鉢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衆流東
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什麼
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藤

漏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說這不唧啻漢如何是聖諦
第一義是甚緊驢橛磨云廓然無聖將謂多少奇特
箭過新羅可煞明白帝曰對朕者誰滿面慚惶悔惺
惺果然摸索不着磨云不識咄再來不直半文錢帝

不契可惜許去較些子達磨遂渡江至魏這野狐精不免一場懺懺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帝後舉問志公貧兒思舊債傍人有眼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和志公趕出國始得好與三十棒達磨來也帝云不識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胡亂指注臂膊不向外曲帝悔遂遣使去請果然把不住向道不啻啗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一時趕出國闔國人去作亦不面志公也好與三十棒不知脚跟放太光明

達磨遙觀此土有太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心

印開示迷途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恁麼見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頭與武帝對譚并二相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一力截斷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分非辨得辨失雖然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辨道奉佛詰詔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驀頭澆若透得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且道起寺度僧爲什麼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與婁約法師傳太士明太子持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

明非無真俗不二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
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
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下刀截斷如
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
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
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
特所以道參得一句透千句萬句下時透自然坐得斷
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達
磨劈頭與他一拶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
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教又向道不識直得武
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拈

來即不堪端和尚有頌云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
已相饒言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
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慍慍渡江至魏時魏
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
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達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
號為壁觀婆羅門梁武帝後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
人否帝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
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若他禪後來武帝
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
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下一棒打殺免見捺胡武帝却
伏他款道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如不喝囉當時等他道此是
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擯他出國猶較此子人傳志
公天監四年化去達磨普通八年方來自隔十餘年何
故知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
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觀音問
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為什麼却有兩箇何止
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
論議師互相指心而編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
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
而逝報云能耳山定林寺後魏末雲秦僧於茲遇師
手攜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

使

阿

滿大

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然之恨之復讚云心南
也曠劫而受汔淪心無也刹那而成正覺且道達磨即
今在什麼處蹉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羅喚何當辨的過也有什麼難辨
對朕者誰再來不直半文錢又作麼去也還云不識
三四个中他咄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
別人穿蒼天蒼天好不太夫豈免生荆棘脚跟下
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辨來兩重公案用追作麼在
什麼處太丈夫志氣何在千古萬古空相憶換手拋
曾望空啓告休相憶道什麼向鬼窟裏作活計清風
匝地有何極果然太小雪竇向草裏轉師顧視左右

卷八

云這裏還有祖師麼你待審款那猶作這去就自云
有場薩阿勞喚來與老僧洗脚更與三十棒趕出也
未爲分外作這去就猶較此子

且擲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大阿劍相似向虛空中
盤礴自然不犯鋒鏑若是無這般手段纔拈着便見傷
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撥一擲一擲只用四
句指定一則公案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
據款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擲一撥頭便道聖諦廓然何
當辨的雪竇於忙初句下着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畢
竟作麼生辨的直饒鐵眼銅睛也摸索不着到這裏以
情識小度得麼所以雪竇道之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

些子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閒以堪作什麼計較止
時鷄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處辨的對朕者
誰着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感然老農重重爲人點且
道廓然與不識是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
論若是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般諸方尋常皆道雪竇
重拈一得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後爲慈悲之故須
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
解脫去縛抽釘拔楔剷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
當時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闍國人追不再來千
古萬古空相憶可煞不太且道達磨在什麼處若見
達磨便是雪竇未後爲人點雪竇恐人惑情見所以

如轉關換子出自已見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
既休相憶你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竇道即今箇裏匝
地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阻雪竇拈千古萬古之事拋
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
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弄着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
麼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妨爲人赤心片片又自云喚
來與老僧洗脚大煞減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脚
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馬則
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號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夫
也且甚交涉且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
胡會

垂示云乾坤空日月星辰一昨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
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使三世諸佛只可自
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
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
箇橫字滿面慚惶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
究取

一舉趙州示衆云這老漢作什麼莫打這葛藤至道無
難非難非易唯嫌揀擇眼前是什麼三祖猶在纒裏
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兩頭三面少賣弄魚行水濁鳥
飛落毛老僧不在明白裏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
處去是汝還護惜也無欺也也有一箇半箇時有僧

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也好與一拶舌挂上
趙州云我亦不知拶殺這老漢倒退三千僧云和尚
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看走向什麼處去
逐教上樹去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賴有這一著
這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唯嫌揀擇此是三祖信
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與憎愛洞然明白纔有
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錢鈺膠粘堪
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分參禪問道不在揀擇
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
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爲什麼却

教人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吾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
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這
僧出來也不妨奇特趙州空處便去捉他既不在明
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
若不是這老漢被他捉着往往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
有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
我亦不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
會問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拶
若是別人往往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
即待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奈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
聲此是大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下向以

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蒲相毆你發水殊
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捧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
天下人不奈何蓋爲他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
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
不答語不爲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 三重公案滿口含霜道什麼言端語端魚
行水濁土花八裂搽胡也一有多種分開好只一般
有什麼了期二無兩般何堪四五六七打葛藤作什
麼天際日上月下觀面相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切
忌昂頭低頭檻前山深水寒一死更不再活還覺寒
毛卓豎麼彌縫識盡事何立棺木裏瞠眼瞞行者是

他同參枯木龍吟銷末際枯木再生花達磨遊東
土難難邪法難扶倒一說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難說
易揀擇明白君自看瞠將謂由別人賴值自看不干
山僧事

雪竇知佗落處所以如此頌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
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
似三隅反六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爲什麼一
却有多種二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
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
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
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

平德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頓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未所
以分開結果等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
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
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
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
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道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
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
不能會如此說話觸懷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
只這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州云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

休

此果

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
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
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
問道底公案雪竇拽來一串穿却用須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如今人不曾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
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嚴如何
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入嚴云觸
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
喜在如何是觸體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
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翠脉不斷如何是觸體裏眼睛
山云乾木盡什麼人想開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

字人不會

偈云未審龍吟是何意。向山云不知是何意。向龍吟。龍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弱體無識眼初明。慧識盡時消息盡。當更那辨濁中清。雪竇詩謂大有手脚一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雪竇未後有為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一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撥。到末後。轉歸自己。且道什麼。却是雪竇為人處。揀擇明白。君自看。既打著。龍吟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妙教。你自看。且道意。該在什麼處。更道諸人理會不得。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好肉上刺。

瘡成窠成窟。太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蓋天蓋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太廉纖生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不太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即是。請試舉看。

三舉馬大師不安。這漢漏逗不少。帶累別人去也。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四古四病。一時發。三日後不送。寺僧是好手。仁義道中。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可煞新鮮。養子之緣。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何得此道光輝。以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丹霄。若不知落處。往往枯。

木器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
之牛奪餅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爲人處如全多
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如今衆中多錯會
瞠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麼交涉
驢年未夢見在只管蹉過古人事只如馬大師如此道
意在什麼處有底云點平中散玉盃來有什麼巴鼻到
這裏作麼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下路千聖不傳學
者勞形如猿提影只這日面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
到此亦是難領却爲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
諸人要見雪竇麼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開口見腮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影

像五帝三皇是何物太高生莫護他好可貴可賤二
十年來曾苦辛只是你落草不干山僧事啞子喫苦
瓜爲君幾下答龍窟何消恁麼費錯用心好也莫道
無奇特屈愁殺人愁人莫向愁人說此語向阿誰說
說與愁人愁殺人明眼衲僧莫輕忽更須子細咄倒
退三千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諷國所以不肯入藏雪竇先拈
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
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垂釣四
海只釣得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
以用心處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答龍窟以箇

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
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
竈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
豈不見與陽剖侍者答遠錄公問安竭出海龍窟裏覲
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
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鶻狀鳴君不信觸
體前驗始知親遠云恁麼則屈郎當魯退身三步剖云
須彌脚下烏龜立更待何時點點回所以三皇五帝亦
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竈意只管道識國若恁麼會只是
情見此乃淨見過公子行云錦衣鮮華子欲開行氣
鄉多輕忽家鄉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竈道

座

乳坤

在堪迷明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
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
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垂示云青大白日不可更指東畫西時節因緣亦須應
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者

四與德山到為山擔板漢野狐精挾鞭子於法座上不

知人劫着納敗缺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可煞有禪
作什麼顧視云無無便出好與三十棒可煞氣衝天

真師子兒善師子明雪竈著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

點德山至明首却云也不得草草放去收來頭上太
高生未後太休生知過必改能有幾人便具威儀弄

入相見後前作這去勢已是第二重敗缺然為山坐
次冷眼省這着漢持虎鬚也須是這般人始得德山
提起坐具云和尚改頭換面無風起浪為山擬取拂
子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之中不妨坐斷天下人
舌頭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見解這一着也有
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一等是擎雲攬霧者就中
奇特雪竇看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點德山替却法
堂裏看鞋便行風光可愛公案未圓贏得頂上頭失
却脚卡鞋已是喪身失命了也為山至晚問首座適
來新到在什麼處東邊落節西邊拔本眼觀東南意
在西北首座云當時替却法堂看鞋出去也靈龜

曳尾好與三十棒這般漢臨後合與多少為山云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哉過
後張弓天下衲僧跳不出雪竇看語云雪上加霜錯
果然點

夾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草作文六
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講僧
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十劫
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說
即心是佛遂發憤搭跣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輩
看他恁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豐州路上見一
婆子賣油燈遂放下跣跣且買點心與婆云所載者是

什麼德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布
施由極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
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
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來龍潭婆
門便問久聞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龍潭
和尚於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至
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移重揭簾而
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
撫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
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石頭至
來日帶上堂云呵中有箇漢牙如劍齒口似呷鉢一棒

打不回頭他時果日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
疏鈔於法堂前將火起舉起云窮諸空寂若一毫置於
太虛竭世樞機但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鴻山盛
化直造鴻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從東過
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顛
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
特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雄漢敵聖還他師子兒選佛若
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
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著得情見來是他心
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
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敢猶是生死岸頭

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爲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爲山也被他扭挫一下看他爲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辯來風爭能如此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一偈鐵樹相似衆中謂之著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任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爲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與爲山掀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爲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爲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子而出可煞奇特衆中多道爲山怕他也有甚交涉爲山亦

不任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智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草芥金苗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衆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爲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分疎不下爲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皆却法堂著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是勝是負爲山恁麼是勝是負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聲化極則處方能恁麼不妨奇特語雪竇著語兩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米漚緩緩地云脫方

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却還草鞋
草鞋出去也為山云此子已後孤峯頂上盤結草庵
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為山老漢不是好心
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
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為山與他受記得麼
喚作澤庵藏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雪
竇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
來教人見若見得去許你與為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
不見切忌思安生情解

一勘破言猶在耳過二勘破雨重公案雪上加霜曾
發墮三段不同在什麼處飛騰將軍入虜庭喚敗軍

之將無勞再斬凌身失命再得完全能幾箇死中得
活急走過傍若無人三十六策盡你神通堪作何用
不放過理能伏豹穿却鼻孔孤峰頂上草裏坐果然
穿過鼻孔也未為奇特為什麼却在草裏坐出會麼
用力相傷兩兩三三舊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竇頌一古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
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纏得熟方可下筆何故如此
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透這公案於節角熬熟處
著三句語撮來頌出雪上加霜幾平險墮只如德山似
什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為飛騎將軍深入重
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并絳而盛弘廣遂

詐死眠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勝身馬推騎胡兒
奪其弓矢鞭馬南馳驚弓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
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靈寶引在頌中用比德山再入柜
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到
不妨策靈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
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
人有底問者頭上一似衲僧氣樂輕輕按著便腰做段
段做截七支八離漸無此子相續處所以古人道相續
也大難看他德山過山如此豈是滅滅擊擊底見解再
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捉
後設計下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廣庭相似靈寶頌至

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道得便宜却
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靈寶道不放過為山
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
法堂著草鞋出去也為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頂上盤
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
裏靈寶為什麼道孤峰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
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

垂示云大凡扶堅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
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
不一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
薛後學初機難為湊泊昨日恁麼事不獲已全山又恁

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不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舉雪峰示眾云一盲引眾盲不為分外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太是什麼手段山僧從來不弄鬼眼睛地向前只恐拋不下桶什麼伎倆漆桶不會倚勢欺人自發出去莫謾大眾好打鼓普請看時打鼓為三

長慶問雲門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麼門云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雪峰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出王令柳嚴不計拙了自謂大湯語云我更與你諸

雪

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峰向諸人面前放屎為什麼屎臭也不知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太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勤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為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峰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工齊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德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下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鰲山問雪謂眾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眾頭喝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曾中流出蓋天蓋地亦有少

分相應。雪峰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教魚山成。
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
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亦似如今人苟
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畢平生若扶墜宗教續佛壽。即所
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半斷天下人舌頭無你着意路。作
情解涉道理。觀看他此箇示衆蓋爲他曾見作家來所
以有作家錯錯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
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群拔萃半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
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
諸人切須好看。時稜道者出衆云。恁麼則今日堂中
大有入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

湖

等諸人向什麼處看。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
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有僧出便
問僧堂前即此處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雪峰
驟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衆。只如道盡大地撮來
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下度得麼。須是打
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因
續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峰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
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
這裏須是箇直實漢。時聞舉著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
落情思意想。若是箇木色行脚衲子見他恁麼已是郎
當爲人了也。看他雪竇頌云。

琅璫

保福問
湖

牛頭沒閃電相似，蹉過了也。馬頭回如擊石火，曹溪鏡裏絕塵埃，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須是打破始得打。鼓看來，君不見刺破你眼睛，真輕易好，漆桶有什麼難見處？百花春至，爲誰開？法不相饒，一場狼籍，若藤窟裏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剗，與他頌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麼？見得透底，如早朝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鎚擊碎一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擊石火，閃電光，不露鋒銍，無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一時道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露此風，規正是落

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古人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言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中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竇如此，即當頌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麼？更向你道，百花春至，爲誰開？可謂豁開片牖與你，下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爲誰開？

舉雲明海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半河半河北

這裏不說舊曆日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不免從
朝至暮切忌道着來日是十六日月如流自代云日
日是好日收銀跳不出手誰家無明月清風還知麼
海神知費不知價

雲門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又纔
跨門便擲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轆轤
雲門凡去見至第三面纔敲門云誰門云文伯纔開
門便跳入州擲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
門內被州急合門抄折雲門脚門忍痛倒聲忽然太
悟後來語脉接入下摸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
三年睦州指往雪峰處去至彼出眾便問如何是佛峰

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下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
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下絲毫許
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拔
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
座眾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眾解包靈樹入號
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主將興
兵躬入院請師決賊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
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
令朕王來呈之廣主開合得下帖子云今天眼目掌中
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
雲門師開堂說法有勸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

云什麼年中得信。道後引劉王昔爲賣菜者。客等因家
劉王後謚靈樹爲知聖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片
三生爲主。所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問其數人
尊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
有一直殿使書一帖。貼在碧玉殿上。云太智修行始是
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實。輸却雲門總不
言。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顧鑒夷又說一字禪。僧問殺
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又
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
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橛子相似。後出四指。乃洞
山初智門。寬德山圓香林。遠皆爲大宗師。香林十八手

蜜

爲待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諾。門云。是什麼好。此
十八年。一日方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門尋常接
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爲湊泊。有抄釘拔楔底。錯錯
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入地。釘拔楔垂箇間。
頭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
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
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
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麼交涉。
他雲門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爲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
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下時半。山僧
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自殺。纔作道理。墮

坑落懸雲門一句中三句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此此
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是只是村棋此事無同多論
說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請取雪
竇打葛藤

去却一七案八穴向什麼處去放過一着拈得七拈
不出却不放過上下四維無等匹何似生上是天下
是地東南西北與四維有什麼等匹爭奈拄杖在我
手裏徐行踏斷流水聲莫問脚跟下難為體究打入
葛藤窟裏去了也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亦無此消
息野狐精見解依前只在禪窟裏草茸茸脚後拔
箭是什麼消息所在平實處煙深處未出這窠窟是

下雲生空生巖畔花狼籍在什麼處不唧唧漢劫破
了也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八面盡法界向舜若多
鼻孔裏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莫動着前言何在動
着時如何動着三十棒自領出去便打

雪竇頭舌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下下了然
後略露此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拈得
七人多作筆數會道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竇
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數人見去却一拈得七
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多落在
意識中須是向語句去生已前會取始得大用現前自
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日

中思惟如是事諸法空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法
疾入於涅槃到這裏箇開口處不得以方便故爲
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爲方便所
以脫玲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
之趣誘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
且道作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竇露此意教人見你
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
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
打成一片一拈來更無罣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
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
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林羅萬象草木芥子盡著着

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
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見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
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
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
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鏤湯燼炭吹散滅劍樹刀山喝
便摧不爲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
中復道草莽煙蘿林所以苦嚴却直得草莽煙蘿林
罽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日得草莽煙蘿
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
也不是草莽煙蘿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

正是牢生嚴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
須菩提嚴中宴坐諸人兩花讚嘆尊者曰空中花讚
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汝可問天曰
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
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
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實亦曾有頌云雨過雲
疑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嚴中坐未得天
花動地來天帝既動地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實
又道我恐迷之迷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
何窮八面清風惹衣絨直得淨裸裸赤洒洒都無纖毫
過患也未爲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若取下文云彈指

此悲癡若多梵語癡若多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爲體無
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妙癡若多神時雪
實正好彈指悲歎又云真動者動者時如何白曰青天
開眼曉時

垂示云聲前一句十聖不傳未曾親觀如隔大千設使
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以道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
獨稱尊始較此字其或未然於一七上透得放大光
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
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後云太衆會麼從前汗血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竈公案又作麼生看

取下文

三舉僧問法眼道什麼擔枷過狀慧超答和尚如何是佛道什麼眼晴突出法眼云汝是慧超

錢鎔就身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殺活在我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司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者道天似驢牛似馬有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豈不惟辜為首

已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二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象宛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象請入室一白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為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寸童子來火法眼云好語恐你錯會可更看則云丙寸屬火以火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覺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

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棄我耶
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爲你答則便問如何是
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人有者
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藥病之也這般公案
參者上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
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下句
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牽掛索不着法眼出
世亦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疎山自謂
得旨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領衆守脚至法眼會下
他亦不去入室只給參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

惘然而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
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
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字後有王佑敬重吾不如汝
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
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
十字街頭垂手爲人也不爲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
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其相辜負其處不見雲雨道與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雲霞後山頌得不妨顯赫
試舉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才殺已彰
鷓鴣啼在深花裏喃喃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豈有

怎麼車三級浪高魚化龍通這一路莫謾大眾好踏
着龍頭癡人猶守夜塘水掛籬攔壁接門窗天祐僧
有什麼用處守此律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見節角諸訛更
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法眼閑挨子又知慧
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
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
啼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
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
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

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
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
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
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青獨步
你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式煞傷煞
爲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如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守夜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即是龍門禹帝
鑿爲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九感有魚透得龍
門頭上生角鬚雲而去跳不得點客而回
癡人向言下咬嚼似守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
已化爲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太光錢買得箇油糍

契向肚裏了草草不聞飢此頃極好只是太拙雪竈頌
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生愛問人如何是三級
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即今在
什麼處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出山不會則世
諦流布羗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
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
時一句隨波逐浪着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
咎相共證明着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
壁立千仞所以道天用現前不存執則有時將一草草
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草草用且道憑

箇什麼道理還委麼試舉看

舉翠島夏末示眾云一夏以來為兄弟說話開口馬

知恁麼看翠島眉毛在麼只癡得眼睛也落地和鼻

孔也失了入地獄如箭射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灼然

是賊識賊長慶云生也舌頭落地將錯就錯果然雲

門云閑走在什麼處去天下衲僧跳不出敗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島至夏末却恁麼示眾然而不妨

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二十四十八卷不

免說心說性說師說漸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

時節翠島就奇特看他恁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

處古人垂一語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為人多錯

會道白曰青夫說無尚當話無事生事夏未先自說過
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
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
箇箇什麼到這直得遠方知古人不驅耕夫之牛事
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
作活計着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
聲訛着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
奇特靈明保福長慶三天啞啞地與他酬唱作什麼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着得道來說許多情解且
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見他古人你若生情起
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言或說幸屈脚跟

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品脚跟轉所以道生也
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
更我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似他家面前金剛王
寶劍直下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
見長慶與他酬唱靈明云閑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重
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
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不同此乃下句底樣子也
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
也須子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
直下八面玲瓏雪竇爲他一箇閑字和他三箇穿作一
串領出

翠蟲示徒。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千古無對。千箇萬箇也。有一箇半箇分一節。閑字相酬。不信道。不妨奇。特若是恁麼人。方解恁麼道。失錢遭罪。飲氣吞聲。雪實也。不少和聲。便扛倒保福。這件猶作這去。就兩箇三箇。抬揚難得。放行扣住。誰是同生同死。豈誘他好。且喜沒交涉。翠蟲這野狐精。合取口。好分明。是賊道着也。不妨抵敗了也。白圭無玷。還辨得麼。天下人不知便。誰辨真假。只是假中僧。從來無眼。碧眼胡僧。長慶相識。是精識。精須是他始得。未得一半。在眉毛半也。在什麼處。從頂門上。至脚跟下。一莖草也無。

雪實若不恁麼慈悲。領出今人見事。得名善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為後學著他。言句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昔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床。踢散大眾。恁他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實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蟲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地底眼。始得雪實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閃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二眾。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叫且道。雪實為甚。意在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閑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

何真饒是見透閑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
翠品天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山失錢遭罪你
若透得許你具眼源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
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抑什麼
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雪竇却是賊切忌隨他語轉
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領翠品大
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玷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
雪竇有太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末後却方道長
慶相語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垂示云明鏡臨臺妍醜自辨鏡卸在手殺活臨時漢去
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又作

麼生若無透閑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
如何是透閑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大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河北河南總說不著爛泥
裏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
門開也相罵饒你接得相唾饒你潑水見成公案還
見麼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趙
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舉和
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
箇是跡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爲初機後學
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

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
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識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又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
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定著又參請益更
賊過梯其贊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
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
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拔問這僧致
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難對他這僧問
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曾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
人喚作無事禪賺之不少何故他問趙州州答云東門

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
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
況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
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云未後
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
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
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閑提子出得荆棘林淨裸裸
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
八橫豎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
遇茶遇茶遇飯遇飯此是本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
謂證元來不妄參得透見人談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

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
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
諸方陞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
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是天地是地是山是
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
這箇田地自然淨裸裸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
穩要在到這裏之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
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着却是極則相
似纔拶着上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裏及到臘月三十
日換手擗臂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
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

這此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入趙州一日
坐次侍者報云太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太王萬福侍者
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
奇特南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
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這此子實處諸人還知麼看
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鱗魚行水濁莫謗趙州好樂迦羅
眼絕纖埃撒沙撒土莫帶累趙州揚天模地作什來
東西南北明相對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却趙州城
向什處去無限輪鎚擊不開自是你輪鎚不到開
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劍擬議即截却你頭往往更
當面拗却你眼睛這僧也敢將虎鬚致箇問頭大似無
事生事爭奈句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
問頭所以亦呈機答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為透底人
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擗雀兒來
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
騎明闢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舉頭云闢也合也外道無
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
道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靈靈如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
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
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爍迦羅眼絕纖埃此須趙州入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
他答此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此
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固眼亦云金
剛眼照見無碍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
得失別機宜識休咎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
鎚擊不開既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
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者

垂示云作麼作麼不待麼不待麼若論戰也箇箇立仁
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
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驢雞犬
蠅蠢動今靈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儼或不上

不下文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十舉睦州問曾近離甚處探筆影草僧便喝作家婢客

且莫誇也解恁麼去州云老僧被汝一喝嚇虎

之機歸人作麼僧又喝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不是

只恐龍頭蛇尾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迦水之蛇

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僧無語果然摸索不

著州便打云若使睦州盡令而行盡大地草木悉動

爲三喝這掠虛頭漢放過一著若落在第二

大凡拔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

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

似箇荆棘叢相似著脚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

不

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檐板漢

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

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爲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雕琢爭

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

他問近離什麼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麼生這老漢也

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

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

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

麼生這僧果然無量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教人端的

處下口只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

漢若是該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合作麼生

祇對免徂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依心脚
踏實地與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
這老漢便拈鉢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
恁麼作者知機變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
若謂騎虎頭西瞻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恁麼會也
有又作這見解二俱成瞎漢親言出親口何止兩箇
自領出去誰瞎漢教誰辨賴有末後句洎乎賺殺人
拈來天下與人看者即不無礙着即瞎閻梨若着眼
看則兩手拍空恁麼舉且道是第幾機
雪竇不妨有爲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

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却作一喝用
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
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
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不點也
無待我喝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
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
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
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實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
得已後不學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
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
機變處睦州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喝明道若論

戰也箇然立在軒庭黃龍心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此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緣舉著便知落處有無漢云箇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喝虎頭若恁麼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方我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麼二俱成睦漢雪竇似倚天長劍禦禦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手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須只是下注脚又道誰睦漢且道是賓家睦是主家睦莫是賓主一時睦麼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須了也爲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

眼也着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麼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
侵攘心田六賊既強心主驚動朝生百怪暮起千邪撼惑真如
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為珠玉
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毀習日欲火旦天飄蕩法城
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蜜商
量同為剪滅遣性空為密使聽探魔軍見今此在五蘊山中有
八万四千餘眾既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
空為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為見性之現
一正去二邪之乱擾堅固甲執三昧鎧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
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

遣大覺性向捉生之將遊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批截無明之
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師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
慢之妖喜捨王抵慳貪之賊逡巡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
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忤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
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
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遺掃除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
向涅槃場中以慧劍斬為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入我山化作
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竭因茲三明再朗
四智重圓內外無礙廓然清淨主坐權臺之殿真如登解脫之
樓百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絕塵
渡生死之河悉到菩提之岸魔軍既退合具奏聞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垂示云佛祖太機全歸掌握人夫命脉來受指呼等閑

一句一言驚群動眾一機一境打鎖敲枷接向上機提

向上事且道什麼人留甚麼來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焉

一舉黃鵠示眾云打水得盆一口吞盡天下衲僧跳不

出汝等諸人盡是噴酒糟漢恁麼行脚道着踏破草

鞋拋天拋地何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麼不妨驚群

動眾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老僧不會一口吞盡

也是雲居羅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

作麼生也好與下拶臨機不得不恁麼舉云不道無

禪只是無師直得分疎不下吾解永消龍頭蛇尾漢

黃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天台路逢
一僧坐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射入頗有異相
乃偕行履歷溪瀑張乃拄杖指筵而止其僧率師同渡
師曰請渡彼即裹衣躡波如履平地即顧云渡來渡來
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非俗當所汝脛其僧數日貢
大乘法盟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云巍巍堂堂從什
麼處來檠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爲何事檠云
不爲別事百丈深器翌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麼處去檠
云活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
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云某甲持地去
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

示丈遂舉拂爰馬祖因緣初見我來便竖起拂子我問
云即此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祖却問
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入我取拂子竖起祖云即
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床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
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更
嗣馬大師檠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
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
見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見處宛
有超師之旨諸人且道黃檗恁麼問是知而故問耶是
不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檠一
日又問曰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檠云不可

教後人。紹去。百丈云。僧謂汝是箇人。遂乃起入方丈。
壁與裴相國。爲外友。裴鎮。延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
編示師。師曰。裴。於。生。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
會。壁。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开。於。紙。墨。何。處。
更有。吾。宗。事。乃。以。頌。焚。云。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
七。尺。身。掛。錫。十。年。樓。閣。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
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
付。何。人。師。亦。無。甚。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香。
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抵。牾。等。閑。人。壁。住。後。機。鋒。
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爲。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
不。去。問。話。濟。云。歇。某。甲。問。什。麼。話。即。得。座。云。何。不。去。問。

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歸。
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得。這。裏。轉。且。
下。山。座。云。子。若。去。須。離。和。尚。去。方。可。首。座。預。去。白。壁。云。
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藍。衫。戴。笠。下。林。樹。去。與。
後。人。爲。陰。涼。壁。云。吾。已。知。濟。來。離。壁。云。汝。不。得。向。別。處。
去。直。向。山。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與。前。話。不。知。
某。甲。過。在。山。麼。趣。愚。云。壁。與。麼。老。婆。心。切。爲。你。徹。困。更。
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壁。佛。法。無。多。子。大。
愚。擲。住。云。尔。道。來。又。道。有。過。而。全。却。道。佛。法。無。多。子。濟。
於。大。愚。脇。下。裰。三。拳。愚。招。開。云。汝。師。黃。壁。非。干。我。事。一。
日。壁。示。云。牛。頭。關。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問。接。

子在是石頭馬祖在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他何
故却與麼道所以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噉酒糟漢恁
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圖
熱鬧也河中經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
時愛罵人作噉酒糟漢人多喚作黃檗罵人具眼者自
見他落處大意垂一鉤釣人問眾中有一不惜身命底禪
和便解恁麼出眾問他道只如諸方王徒領眾又作麼
生也好一撥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
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從上宗旨有時擒
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
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起頭沒却了也諸人鼻

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藥師孤風不自誇猶自不知有也是雲居羅漢端居
寰海定龍蛇也要別細素也要皂白分明太中天子
曾輕觸說什麼大中天子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我
奈有天何三度親遭弄爪牙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
為奇特猶是小機巧若是大機大用現前盡十方世
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檗處乞命

雪竈此一頌一似黃檗真贊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贊會
他底句下更有出身處分明道藥師孤風不自誇黃檗
恁麼示眾且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
一任七八橫有時孤峰頂獨立有時鬧市裏無身豈

可辟。一遇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捨荷愈沒溺。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此子自然觸處現成靈竇道端居靈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蛇眼擒虎兇機靈竇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兇兮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經觸三度却遭弄个牙黃藥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藏通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二少而敏黠常愛踞跌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太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

長慶四年晏駕有二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後埋遂潛遁在香嚴禪和尚會下後剃度為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詩云雲裏過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閑吟此兩句作思父之欲釣他語求看如何大中結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足尋常人乃默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太中見而問曰不若佛求不若法求不若衆求禮拜過何所求檗云不若佛不若

法求至道衆求常禮如是本中云用體何爲譬使掌大
中云太公望生藥云這裏什麼所在說能說細藥又掌大
中後繼國位賜黃藥爲養鹿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
斷際禪師云實知他血脉出處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
爪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
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
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未見者試說看

三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缺然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爲秤鎚
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爲秤鎚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
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其佛話或云數裏底或云三十
二相或云扶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
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
麻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問東答西有底道
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達路答是死漢更有一般
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
句下尋討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
是載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思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巴
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
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

根

一條相與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明餅話
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云幾箇擗板漢結拜麻
三斤千百年滯化無差和淨身你但打疊得情塵盡想
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左眼半片快鷄翅不及火燒裏橫身玉兔速
右眼八兩如娥宮裏作窠窠善應何曾有輕觸如鐘
在扣如谷受響展事提機見洞山錯認定盤星自是
閑黎恁麼見跛鱓行龜入空谷自領出去同坑無田
土呵誰打你鷄子死花旗簇錦簇簇兩重公案一狀
領過依舊下般南地竹方北地木子重也有四重公
案頭上安頭內思長慶陸太未演說章作山僧也

麼雪竇也恁麼解道合笑不笑吳呵呵蒼天夜半更
添冤苦嘆曲是什麼便打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
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
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著便瞋眼云在這裏
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正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
釣四海只釣得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雪竇是出除界
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輕敲即露路
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
酬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
一時忘却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靜

應頌云：頭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坊，衲子難明金鉏。
影動寶劍光寒，五卡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清溪渡。門云：夏在其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煙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行抽却釘。拔却楔，扛却臘脂帽子，脫却舊皂布衫，各令灑灑落落。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頓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

機麻三斤語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雪竇云：若恁麼作，幾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鼈盲龜入空谷，何年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僧云：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北地木。僧回舉似洞山。山云：我不爲汝說，我爲大眾說。遂上堂云：言無幾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帶句者迷。雪竇破人情見，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轉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竹，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榴花。頭邊盡底花草，是還羞麻。殊不知南地竹，北地木，與麻三斤只。

根

是阿彌與阿彌相似古人教一轉語是意不心麼正
似雲霓追金鳥急玉兔速自是般實曠只是金銀難
辨魚魯與差雲霓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含笑不入與君明也頌只頌上
三句一時領了我且問你都虛只是箇麻三斤雲霓却
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心然所以如此陸直大夫云
州觀察使參南泉東遷化且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
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
得即哭院主無語巨大哭云若天若天先師去世遠矣
後來長慶問云大夫今笑不哭哭雲霓借此意大細道
你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哉哭是即是未後有一箇字

不妨聲說更道咦雲霓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霓大野徧界不藏雲霓難分朕亦令處
冷如冰雪細細細如米未深深處佛眼難細密密處處
外莫則舉上明三即且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
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舉看

三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示白馬入蘆花道什麼點
巴陵云銀碗裏盛雪雲霓你咽喉七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涉第十
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
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歎之傳佛心示繼為第十五祖
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所為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

是提婆宗只以此爲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必還留
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
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猜疑披袈裟去在且道是
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
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
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
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疑太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
禮拜普賢去大隋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
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下貼
茶來與這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
去又云赤幡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幡負墮

動

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
大寺中聲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
鐘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
通登樓掃鐘欲搥外道外道遂閉樓上聲鐘者誰提婆
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
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
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義遂自開門提婆於
是從樓上持赤幡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
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衆轉問提
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幡義
墮者平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步之但小念削

髮入道之公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
衆中謂之喚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
大事所以奇特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
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
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枝撐著月如何是提婆宗銀碗
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
矣自後果不作忌辰齋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
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打巴陵焦廋道極是孤峻
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鏑公而受敵着着有出身之
路有陷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
自家透脫了却須是遇之始得所以道道盡無礙人

俗名輩竇乃作者語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
談雪竇隨後拈提爲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
麼端的頂上丁着夢見也未解道銀蛇裏盛雪竇
跳不出斗兩重公案多少人喪身失命九十六箇應
自知兼身在內聞黎還知麼一坑埋却不知却問天
邊月遠之遠矣自領出去望空啓告提婆宗提婆宗
道什麼山僧在這裏滿口含霜赤旛之下起清風百
雜碎打云已著了也你且大斬頭截臂來與你道一
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道什

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只成什
麼道理去雪竇微露此主意道只是端的別後直打開
云解道銀碗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
知負隨姑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此話云
問取天邊月雪竇領了末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擲之
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巴
陵道銀碗裏盛雪爲什麼雪竇却道赤幡之下起清風
還知雪竇役人不用力麼

問舉僧問雪竇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了座主
不會着藤窠裏雪竇云對一說無孔鐵鎚七花八裂
老鼠咬牛薑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單
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
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
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雪竇問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
他道箇對一說雪竇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
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
如斬釘截鐵教久義解下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
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
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法之所印謂
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麼交涉非唯
不會更入地獄如箭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
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
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活鱗鱗言猶在耳不妨孤峻太孤絕傍觀有
分何止壁立千仞豈有慈悲事無孔鐵鎚重下楔錯
會名言也雲南老漢也是泥裏洗土塊雪竇也是糞
鉢閣浮樹下笑呵呵四州八縣不曾見箇漢同道者
方知能有幾人知昨夜驪龍初角折非止驪龍抑振
有誰見來還有證明麼咄別別講數有分須是雪竇
始得有什麼別處韶陽老人得一概在什麼處更有
一概分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這倒三才那一概又

作麼生便打

對一說太孤絕雪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危光前絕
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你入處只是忒
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
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奈何不
得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答令人似
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使文吉用得甚巧閣浮樹
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吹琉璃樹映閣浮洲
中皆青色此洲乃木樹名各閣浮提其樹縱廣七千
由旬下有閣浮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
故號閻浮樹所以雪竇自說他在閣浮樹下笑呵呵且

道他笑箇什麼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睡之似之談
嘆雲門在分雲門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折驪龍下
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說畢雲實一時
領了末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機何不道全得如
何只得一機且道那一機在什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矩要
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五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踴跳
作什麼倒退三千里門云倒一說平出教出四人口
也不得放過荒草裏橫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却道謂之請益此是呈

解問亦謂之請益問若不建承門也不承他何雲門有
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
如明鏡照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
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
一法與入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
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
業緣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
言句上若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
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知道倒一說只爭一
字爲什麼却有千差萬別且道整訛在什麼處所以道
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只消常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問
處既聲訛志趣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馬趕賊有者
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賓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
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妙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語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
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剜瘡何
故言迹之興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
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
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放不下七花八裂須彌南畔卷盡五千四十
八分一節 王恁邊在我邊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

同死同生 念若訣 泥裏洗土塊著甚來由於你不得
八萬四千非鳳毛羽毛相似太煞滅人威光漆桶如
麻如粟三十三人入虎穴唯我能知一牀難求野狐
精下隊別別有什麼別處少賣弄一任踉蹌掇掇忽
忽水裏月 青天白日迷頭認影着什麼作什麼

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放過一
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敢與你入涅槃
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無所須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
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
道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金機透脫
得大白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何故為他無許多

得失早非滲漏更故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宜爲
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
位墮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指語滲漏機妙
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道已知之又有三玄體中玄
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界全機未用遇生與你同
生遇死與你同死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
隨你御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千非鳳
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衆非鳳毛也南史云齊時謝超
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文才傑俊朝中無比當
世爲之獨步善爲文爲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宗
作誄奏之武帝見其文大加嘆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

詩云朝罷香煙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
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會上四衆雲集世尊
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竇所
以道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
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
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等着阿難遂悟已後祖祖相傳
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
穴爭得虎子重南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示師爲人
須至如此按曲求木牀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客你持虎
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隨身可以同生同
死高峯抑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止孤峰若拔令入

荒草波荒草。若按金瓶孤峰。你若入。鐵湯爐。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却龍頭。卸却角獸。平田和尚有一頌。最好靈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機。靈寶拈了教。又自去明悟。生機莫隨他。語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迥絕。若能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諸夫拈花無路外道。潛窺無期。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哮咏之機。取殺活之劍。直饒恁麼。

更須。如有建仁。中一手擡一手。擡猶較此。子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

計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啐。無風起浪。作什麼。存用。

許多見解。作什麼。清云。還得活也。無。啐。買帽。担頭將錯就錯。不可總恁麼。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相帶累。撐天拄地。樁板漢。清云。也是草裏漢。果然自領。上去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峰。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輩同時。初見雪峰。得旨。後常以哮咏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說法。示眾云。大凡行脚人。須具啐咏同時。眼有啐咏同時。用方稱衲僧。如狂欲咏。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

不啄石僧便出問母啄子啄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麼
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啄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
箇什麼邊事清云好箇面目所以鏡清門下有啄啄之
機這僧亦是他門下客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
啖請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叫機那裏如此子啄而
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跡相應心眼相
照便合道還得活也無其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
賓有主有照有用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
云也是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脚手這
僧既會恁麼問爲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所以作家眼
目須是恁麼問石火似閃電光攝得攝不得未免喪

身朱命若恁麼便見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
諸方只具啖啄同時眼不具啖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
何是啖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啖啄啖啄同時失僧
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作麼生是你疑處僧云失南
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起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
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
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禮拜穴
云莫與當時問先師啖啄同時底僧麼僧云是穴云你
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
云你會也且道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
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麼風穴便向他道你會也

後來吳巖指云南院雖然運籌帷幄事未上曉人猶知
昔者少風元括云南院當時待他開口劈石便打為他
作麼生若見此公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
麼生免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竇愛他道草裏漢便須
出

古佛有家風 言猶在耳 千古榜樣莫謗釋迦老子好
對揚遭貶劫 鼻孔為什麼却在山僧手裏 八棒對
三你作麼生放過一着便打子母不相知既不相知
為什麼却有呻吟天然是誰同啐啄百雜碎老婆心
切且莫錯認 啐啄見道什麼若在第二頭猶在殼何不
出頭來重遭一錯便打兩重公案三市四重了也天

下衲僧徒名號放過了也不須舉起還有名號得底
麼若名號得也是草裏漢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
壑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雪竇一句領了也凡是出頭來直是近傍
不得若近傍着則萬里崖州繞出頭來便是落草直繞
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竇道古佛有家風不是如今恁
麼也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
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
殺與狗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方酬得恰好所以
啐啄之機皆是古佛家風若達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
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如太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

如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此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決定構這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貶剝則是一賓一主一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與剝謂之對揚遭貶剝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領了未後只是落草爲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母雖啄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母之啄若不相知當啐啄之時是誰同啐啄若依麼會也出雪竇來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無惑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雪竇不妨落草打葛藤道旁此一字須鏡清答道還得活也無覺須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爲什麼雪竇却便道猶在殼裏

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此字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殼裏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名邈誰不是名邈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爲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爲本分宗師選箭腰刀焉能爲通方作者針劄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士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大有人疑着猶有

這箇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魚行水濁鳥飛落毛令
取狗口好作家眼目錯解細鏡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麻若會得百草頭上罷却干戈
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胸結交擇友為同行道伴
撥草瞻風是時雲門旺化廣南香林得得出蜀與鵝湖
鏡清同時先父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
八年在雲門更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木根器
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門云
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不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
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門
室中珥大機幾多半為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

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在導江
歸宮後住青城香林智門祐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
化將來入蜀受禮衲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
代道行者以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歲
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正眾云大凡行
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細去若淺深始得先須立
志而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心後來
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答却師意甚多
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

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
不見初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
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
坐久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也是
脚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
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雲實因風吹火傍指出箇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何不依而行之如所似要成群作
隊作什麼脫却龍頭角獸從今日去應須灑灑落
落還休得也未左轉右轉隨後來得許放不丁點點
響響便打紫胡要打劉鐵磨山僧拗扭扭扭子更不
行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

雲實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撥出放教你看見以聞舉
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方能恁麼道若能
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龍
頭却角獸灑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
縛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雲實相似何必只
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後佛也悉皆
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和
似其實纔舉報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茶太蟲同
參時劉鐵磨在馮山下卓庵諸方皆不奈何他一日紫
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
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聲便打香林答這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試請舉看

舉南宗皇帝本是默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預搔待弄果然起箇妙樣老大大作這去就不可指東作西國師云與老僧住箇無縫塔把不住帝曰請師塔樣好與一答國師良久云會麼師曰長智直得指東劃西將南作北直得口似匾額帝云不會賴道不會當時更與一撥教伊藉口含霜那較此子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此源却請此事請問之賴道不撥問源序何不與他本分草料莫捺胡人好不過下

若國師惡化後可憐果金錯認定盤星帝曰此源問此意如何子承父業去也落在第二頭第三頭源云湘之南潭之比也是把木在兩兩三三作什麼半開半合雪竇著語云獨掌不浪鳴一有引衆直果然隨語生解隨邪逐惡作什麼中有黃金充一國上是天下是地無這箇消息是誰分上雪竇著語云山形挂枝子拗折了也也是起模畫樣無影樹下合同船祖師喪了也聞梨道什麼雪竇著語云海晏河清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猶較此子瑠璃殿上無知識咄雪竇著語云枯了也賊過後張弓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為太子時常愛參禪為國有

厚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爲安祿山僭據後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舍香巖道場是也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歸于帝里上元二年勅中使詔召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無上道師退朝帝自焚香而送之朝臣皆有愠色欲奏其不便國師且他心通而先見聖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散粟天子如閃電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光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十年遷化山南府青銓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帝令詔他三詔不起當置國師職名愛利緣著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爲國師他家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近有此乃

是代宗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請御此却是肅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釋代宗代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下箇問端這老漢無風起浪知道與老僧造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做箇塔便了爲什麼知道箇無縫塔代宗也不妨作家與你一拶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奇哉這此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他一拶直得口似匾樅然雖如此若不足這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謂良久便是囉字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嘆曰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今我得入及外道去後而難問佛外道有
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
向良父處會有什麼色身五祖先師拉云前面是珍珠
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文殊
普賢中間有箇佛子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
麼帝曰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
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
耽源却請此事請諮問之雪竇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
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
人不奈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爲箇什麼不
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

便來爲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語只
消一頌與齊時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
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
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來參耽源源言重
性惡不可狃住不得仰山先言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
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
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楊和尚亦
爲人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沙彌山後
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
仰山不契後問爲山山乃呼惠寂山應諾爲云出了也
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爲山處得用也只

是這箇頭子引入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
譚是譚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充一國
帝與國師對客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瑠
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
北中有黃金充一國須官家賜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
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
會及人殊不知古人意道南潭之北你作麼生
會中有黃金充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
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
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
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道山形拄杖千古

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
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
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
也好只是有此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
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
子

無縫塔這箇大小大道什麼見還難非眼可見睹
澄潭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什麼蟠這
裏直得摸索不著層落落莫眼花眼花作什麼影團
團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三三背路行左轉右轉
隨後來千古萬古與人看見麼瞎漢作麼生看闍黎

處得見麼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兒還難雖然獨坐路無私則是隱見
時還難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
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冊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
一句猶較此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
麼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龍不塞止水無處有月波
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龍吟時碧海清甚是這箇漢
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
了後頭着此子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
落影團圓千古萬古與人看你看你作麼生看即今在什麼
處直饒依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地
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絢絲一斬一切斬
染一絢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
已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
下文

舉俱低和尚凡有所問有什麼消息絃根阿師只豎
一指這老漢也要半斷天下人舌頭熱則普天普地
熱寒則普天普地寒換却天下人舌頭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低若不向指頭上會則生鐵
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麼去高也恁麼去低
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

但龍圖
大梅

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
現明道寒則普夫普地寒熱則普夫普地熱以河大
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麼物得恁
麼奇怪若也識得不用一担若識不得殺殺人俱抵
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
入更不下笠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是三
問俱抵無對尼便去俱抵曰去勢猶晚且留一宿尼曰
道得即宿抵又無對尼便行抵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
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
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
來為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抵乃

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俱抵忽然大悟
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
豎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
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
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
若不肯伊俱抵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抵承當麼莽
郎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
么覺又云且道俱抵還悟也未為什麼承當處莽郎若
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
什麼處當時俱抵實然不會及乎到此悟後凡有所問
只豎一指因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後他不破你若

恁

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教只是難會
如今人纔問着也豎指豎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
徹髓見透始得俱胝庵中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
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胝
以力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胝召一聲童子回首俱
胝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及
至遷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
麼豎起指頭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
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
與他拈却三行咒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
識得這八州客直道意作麼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指打

地和尚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作捧却問
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
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之者不持
愚之與智凡之與聖日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印今
直下休歇去懶息萬緣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縱有眷
屬莊嚴不來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
以道一處透十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機一時
明如今人終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不會他古人省要
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爲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
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爲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見圓明
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通上

孤危萬象森羅微下嶮峻什麼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底癩兒牽伴同道方知不免一機
一境宇宙空來更有誰兩箇三箇更有一箇也須打
殺曾向滄溟下浮木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峻生破
草鞋有什麼用處夜濤相共接盲龜撈天摸地有什
麼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據令而後起向無佛世界接
得閻黎一箇瞎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通入達凡是諸訛奇特公案偏愛
去須對揚深愛老俱底字宙空來更有誰今時學者抑
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爲人處
所以道對揚深愛老俱底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麼自天

地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老俱底一箇若是別人須
參雜唯是俱底老只用一指頭直至老死時人多邪解
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且饒字宙一時空來
只是俱底老一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
謂之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自己無
有出期俱底老垂慈接物於生死海中用一指頭接人
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諸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
接盲龜經云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
大善知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同有佛世界
互爲賓主無碍世界半斷要津接得箇盲龜相似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壁壁倚思停機一場苦處或有

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上道從上來，是什麼人，曾怎麼試舉看？

三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語也要勘過。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用禪板作什麼？海會放過嶮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把不生駕與青龍不解騎，可惜許，當面不承當。微接得便打，若打得箇死漢，濟甚事也。落在第二頭了也。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這漢話在第二頭，賊過後張弓，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公案，再問將來，不直半分錢。濟云：與我過蒲團來。轉溪波浪，如相似無限。

平人談勝說：「狀領過一坑理。」牙取蒲團過與臨濟，依前把下。住住，依前不伶俐，依前越國驛驢，掛州齊接得便打，着可憎打，這般死漢，一摸脫出。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乃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謂得便宜，賊過後張弓。

翠微之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為出語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其後人作龜鑑。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牙云：肯即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為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明不明，譬春便打，非惟扶豎，翠微臨濟亦不辜。

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接着猶可被箇衲子接着
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
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起劈面便擲五祖
戒云和尚待怎麼面長或云祖師主宿臨頭黃龍新云
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既明則明矣因什麼却
無祖師西來意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
看大凡激揚要妙提旨示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
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老漢雖然打
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
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參見尊宿龍牙先
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鎧鉞劍擬取師頭

時如何德山別頸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
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來洞山云德山
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麼牙云他無語
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
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
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
他擔老僧頭連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下肚皮禪行
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
過禪板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
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
云與我過蒲團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

打即住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
他由录木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入事可謂言不
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_五參石頭先自
約曰若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
出石頭知是法_法即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_告而出至
門石頭呼之云開_開洩回頭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
箇回頭轉腦更莫別_別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
章敬進禪床三匝振錫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
南泉後前進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
所轉終成敗壞_敗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
泉云章敬即_即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

一件事如今人纔問著全無_此子用工夫處全白也只
是恁麼明白也只是恁麼你若只恁麼盡未來際也未
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_得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
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
道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
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會爲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
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
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住打要且無祖師西
來意又_又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恁麼問濟云與我過蒲
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住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且_且迫三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麼答處相似

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他後來住院
有僧問云和尚當時遇二尊宿是肯徹否且他牙云肯
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之已落
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
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即
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問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雪竇道箇也有只如這僧問
祖師西來意却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語在無
事界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未期
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放不卜龍牙恁麼道不妨盡道古

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前後相
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麻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
親切龍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
察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曾禁裏事
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大咬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爲
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
竇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瞎謾別人即得渠裏洗土塊天下
人總知死水何曾振古風忽然活時無奈何累及天
下人中頭不得禪板蒲團不能用却何誰說你要禪
技蒲團作什麼莫是分作兩箇麼只應分付與盧公

也則分付不著漆描摹作這般見解

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其處是無眼其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獐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搖伊是滅他威光人多錯會道爲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

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往喚作木担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與人要用打入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爲盧公他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出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龍牙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灼然能有幾人知自知較一半賴有末後句盧公付了亦何患盡大地是恁麼人也難得教誰領話坐倚休將燈草裏煮打入黑山七坐落在鬼窟裏去也堪對暮雲歸未合

一箇半箇。着即錯。果然出不得。遠山無限。碧層層。
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溺深坑。更參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甚麼處。是更
莫守株待兔。觸體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曾中。放教
灑灑落落。地又何必。要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
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
身處。末後。自露箇消息。有此子。好處。道堪對。暮雲歸未
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你道
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
得失是非。一時半斷。灑灑落落。始較此子。遠山無限。碧
層層。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境界耶。

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